

《葬花吟》7种英译本的人称视角和时态比读

——《红楼梦》英译本研究之四

郭晶萍

(徐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徐州 211116)

摘要 汉诗注重简约,汉语读者往往比较容易推断出语境含义,而人称代词的省略也给读者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葬花吟》7种英译本的译者根据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审美习惯,采用不同的人称视角进行翻译,从而形成了译诗意境的不同;古汉语中没有动词的时态,而7位译者却使用了不同的时态,以反映译诗中内容的时间差异,从而再现情感的变化。

关键词 《葬花吟》英译本 抒情视角 时态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0)02-0080-03

最早的《葬花吟》英译文,出现在1892年乔利《红楼梦》英译本第一卷中,乔译本只译出了前56回,在该书第二十七回中翻译了《葬花吟》^[1];1898年,英国传教士甘淋在《中国小说》一书中翻译了《葬花吟》^[2],因为不是出现在《红楼梦》英译本中,因而鲜为人知;1929年,王际真在纽约出版了《红楼梦》的节译本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并于1958年补充再版,在该书第二十三回中翻译了《葬花吟》^[3]。以上3本书因为时间较早,版本难寻,学者少有关注。《葬花吟》第四种英译文为邦索尔所译。邦索尔是英国传教士,20世纪50年代,退休后的邦索尔翻译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应该说这是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可惜一直未能正式出版^[4];1973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霍克斯译的《红楼梦》全译本 *The Story of the Stone*^[5];1978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红楼梦》全译本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也结集出版了^[6];许渊冲一生致力于中诗英译,被誉为中诗英译、法译的第一人,在1997年出版的《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中,其英译《葬花吟》刊于其中^[7]。为了方便论述,下文按照发表和写作的时间顺序把上述7种译本分别简称为“乔译”、“甘译”、“王译”、“邦译”、“霍译”、“杨译”和“许译”。

一、关于叙述视角与抒情视角

《葬花吟》是一首典型的抒情诗,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抒情主人公的视角问题。由于语言载

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给对译诗的理解带来了困难,为此,我们不妨借鉴叙事视角的理论进行再解读。但是,由于《葬花吟》并非一种叙事文体,而是抒情文体,因此,笔者借用叙事视角理论的一些提法以分析译诗的人称视角。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首先把有关叙事视角的主要观点简介如下: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区分了3种不同的类型:“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8]。申丹明确提出了4种不同类型的视角:①零视角或无限制视角(即传统的全知叙述);②内视角(包括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和第一人称主人公经验视角);③第一人称外视角(第一人称叙述视角);④第三人称外视角(外部观察者的客观眼光)^[9]。

据上,所谓叙事视角,主要是指叙事文体中叙述者讲述事情经过的人称视角,而笔者所提出的抒情视角,则主要是指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体中抒情主人公用以抒发自己情感历程的视角。

在《葬花吟》中,黛玉用“奴”、“侬”、“闺中女儿”、“葬花人”、“人”、“红颜”、“花”等人称,直接或暗示地指代自己,但给英译却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汉语的语法呈隐性,人称指称关系的省略非常普遍,作为“文学的文学”的诗词中更是如此。中国诗学重视抒情性,诗人自己常常不露痕迹地消融在客观景物之中达到物我交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

相比较而言,在英美人理性思维的影响下,英语

成为典型的“形合”语言。英语句子的主语和谓语缺一不可,而且在性、数、格方面要求严格一致。英语诗歌以叙事诗为主流,追求真实的美。

然而,“诗无达诂”,对于同一首诗,不同译者可能理解不同,从而选取不同的人称视角和时态来翻译。因而常常会引起诗意境的微妙变化,抒情效果的不同,使译诗、读者对诗词意境产生不同的联想。

二、《葬花吟》及其7种英译本 的人称视角对比

《葬花吟》采用的抒情视角基本是第一人称。“闺中女儿”,“葬花人”,以及“红颜”和“人亡”的“人”似乎是第三人称的表示法,但古诗词中多有作者以职位、身份、字号等自称。汉语中若隐若现、可有多种解释和理解的指称,英译时却必须明朗化。

纵观“乔译”全诗,在人称视角方面,用第一人称 I 表示葬花人,用第三人称 they 表示花,较好地再现了原诗的风貌。但其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原诗中的“艳骨”、“风流”都机带双敲,既指代花也指代人。“乔译”为 *my well-shaped bones, my winsome charms, my frame*, 和上下文不一致,也不符合原诗,应把 *my* 改译为 *the*。

“甘译”交替使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和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出现了不连贯的现象。在第一小节中用 *they* 来指代 *flowers*, 第二、三、四小节,用第三人称 *maiden* 和 *she* 来指代闺中女儿,这属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第五小节,甘淋把“一朝漂泊难寻觅”译为 *Swift as morn they ripple past us to be found no more*, 其中 *us* 一词用得妥当,采用的第一人称视角,造成混乱。第十二小节,译者以 *I* 来翻译“依”,以 *you* 来翻译“尔”,使用的是第一人称。总之“甘译”在人称上前后不一致,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不利于表达原诗的境界。

“王译”从整体上讲,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称,引导读者远观黛玉这位受损害的女性形象,并辅之以恰当的内心独白,使黛玉的形象哀怨动人。1~7节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客观地描述了黛玉惜花葬花、借花抒怀,感叹花期短暂,感慨寄人篱下、世态炎凉的心境。“艳骨”、“质本洁来还洁去”、“尔今死去依收葬”译者依旧采用第一人称,展开与花的对话,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最后一节王际真用 *maiden* 表示两次出现的“红颜”和人,符合本节诗词的原意,避免了人称的混乱。从整篇译诗的人称看,“王译”自然连贯,对于一些难点翻译得心应手,无懈可击。

“霍译”在人称上和“王译”很相似。其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第一小节中的“春榭”、“绣帘”,译者分

别加了 *Maiden's* 和 *her* 作为定语,以便较好地和下文衔接,说明黛玉待字闺中、惜春伤己的凄婉情怀。另外,第三小节“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霍译”为 *Next year, when peach and plum-tree bloom again, Which of your sweet companions will remain?* 窃认为根据上下文,此处的 *your* 应该改译为 *their* 来代替“桃李”,全诗的人称就更加统一了。

“邦译”的人称视角处理得比较好,基本上使用了第一人称经验视角,缩小了读者与译文的距离,表现了黛玉如泣如诉的心境。译诗采用直译的方式,和原诗有很大的对应性。很多诗句中邦索尔添加出了第一人称主语 *I*, 以突出黛玉葬花时的心情。例如“他把”闺中女儿惜春暮”,译为“*A girl in the women's apartments, I mourn the evening of Spring*”,说明了葬花人正是“闺中女儿”黛玉自己。把“青灯照壁人初睡”译为“*The bright lamp shines on the walls as first I fall asleep*”,也同样补出了第一人称。美中不足的是把十二小节中的“尔今死去依收葬”,译为“*Now you are dead and gone. I gather you up for burial*”,把花译为第二人称,与上下文不一致。

无独有偶,“杨译”也在前后部分分别使用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和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即第二、三、六、七和十三诗节使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中间部分如第八、十、十二几诗节使用第一人称经验视角。而且“杨译”的第五、九小节和“霍译”一样巧妙地回避了人称。“杨译”和“霍译”充分考虑了原作的语境,在前面使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客观冷静地观察诗中女主人公的行动,后面改为第一人称经验视角,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从而较好地传达了原诗的意境。“杨译”变化最多,两种视角交替使用,但过于频繁的切换反恐有适得其反之弊。

“许译”可谓完美地把握了抒情视角。“许译”从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出发,一直采用第一人称经验视角,一以贯之,直抒胸臆,有利于情感的抒发,并缩小了读者与译文的距离,激发了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许译”出神入化地使用第一人称记录下女主人公的独白,这种避免流露叙述痕迹的译法可以说是对人物内心语言的精确复制。诗中出现的指物的意象,如“柳丝榆荚”、“梁间燕子”、“花”、“艳骨”等在本诗节中提到其名称后,紧接着用第三人称 *they* 表示,不会产生误解。“许译”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将原诗的客观描述变成译诗中“我”的主观自述,这样既可以拉近诗中人物跟读者的距离,也增强了其主观情感色彩。因而许译在人称处理上天衣无缝,堪称楷模。

三、时态的选取

英语诗歌中的时间可以通过动词时态上的曲折变化来明确表现出来,但古汉语中并没有这一语法概念。正如叶维廉所说:“文言超脱某一特定的时间囿限,因为中文动词是没有时态的。”^[10]黄国文认为,当现在时和过去时都可作为选择对象时,过去时主要侧重对一时一地的个人体验的描述,而现在时则用于把受时空限制的一次体验变成普遍的、恒常的经验。属于前者的一般过去时可改为一般现在时,而属于后者的一般过去时则根据语法规则的限制只能用过去时,且这种用法的一般过去时通常不能换成一般现在时^[11]。

“乔译”1~11节采用了一般现在时,把个人一时一地的体验变成普遍的恒常的经验,有利于原诗思想感情的传达。第十二节他用一般将来时表现了黛玉对未来的思考和迷茫。最后一节的“试看春残花渐落”,他译为 Mark, and you'll find the close of spring, and the gradual decay of flowers,也用一般将来时表达了对未来命运的预测。

“甘译”交替使用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这本无可厚非,但因把握欠准确,故在时态处理上比较混乱。“阶前闷杀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他使用了过去时,其实大可不必,可直接用一般现在时来表示,一来不至于造成时态的反复和上下文的不连贯,二来也能更好地再现原诗的意境,使诗行呈现出一种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朦胧美。

7种译诗中的5种,即“王译”、“邦译”、“霍译”、“杨译”和“许译”在时态处理上大体一致,交替使用数种时态,如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和一般将来时等。尤其1~7节,5位译者都采用了一般现在时,有利于原诗思想感情的传译。“霍译”的第八节“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使用了一般过去时,笔者认为不恰当,当时是暮春时节,而且诗人用春天的短暂和即将离去表达青春易逝、人生渺茫的心情,可以使用一般现在时。十节的“愿奴胁下生双翼”,他译为 And then I wished that I had wings to fly,用了一般过去时,还用了 then,与上段的“昨宵庭外悲歌发”相连,似乎是昨晚发出的“随花飞到天尽头”感慨,重点表现诗人当时的经历和体验,其实诗人长期寄人篱下,每每顾影自怜,并非一时突发的感慨。

最后一节无论在人称和时态的处理上,都是全诗最复杂、最棘手的一节。如“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两句;“霍译”、“杨译”、“许译”都用一般现在时表示,表达了一般的自然现象和客观真理。“王译”、“邦译”使用了现在进行时,很好地表达了“春残花渐落”的意境,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同时用

一般将来时体现了“红颜”即将老去的悲哀和凄凉,令人心痛。最后两句“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杨译”、“许译”符合英语从句用现在时,主句用将来时的规律,将原句的感叹句改为设问句,引发读者的无尽的思索和对诗人命运的感慨。“王译”使用了现在完成时,区分了本节的“春残”和“春尽”,更让人想到在不久的将来,等待诗人的悲惨的命运。

综上所述,由于英汉语言以及诗歌的差异,在汉诗英译时要关注人称视角和时态的选取,而这一点却往往被译者和读者所疏忽。本文通过对《葬花吟》7种英译本人称视角和时态比读,发现不同的人称视角和时态所表达的角度和感情色彩也是迥然不同的。在汉诗英译中,使用第一人称抒情视角,抒情主体直接介入外在情境,并以自身的境遇作为情感抒写中心,在结构上可以开合自如,诗歌叙述的活动范围也较大,且往往具有显著的个性色彩与人格内涵。而采用第三人称则有更大的抒情空间,既可以营造意象,又能够潜入人物内心,透视灵魂,是一种全方位的叙述。在时态方面,使用一般现在时,把个人一时一地的体验变成恒常的经验,有利于原诗思想感情的传达;采用一般过去时重点表现诗人当时的经历和体验。因此,译者必须认真研读原诗,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根据译语的语法习惯和重构译诗语篇的实际需要,以及读者的认知语境和接受习惯,采用最为合适的人称视角和时态,再现原诗的整体风格。

参考文献:

- [1] JOLY H B.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M]. 香港:香港凯利·沃尔什出版社,1892:35.
- [2] GEORGE T. Chinese fiction[M]. Chicago: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898:13.
- [3] 王际真.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1958:216.
- [4] BRAMWELL S B.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EB/OL]. [2009-07-10]. <http://lib.hku.hk/bonsall/honglougeng/index1.html>.
- [5] HAWKES D. The story of the stone[M]. London: Penguin Books,1973:38.
- [6] XIANYI Y, GLADYS Y. A dream of red mansions[M].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761.
- [7] 许渊冲. 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99.
- [8] GERARD G. Narrative discourse[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53.
- [9]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7.
- [10] 叶维廉. 中国诗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2.
- [11] 黄国文.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58.